

女管庫員的死

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715.12

4040

女管庫員的死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一九五六年·鄭州

女 管 庫 員 的 死

河南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
鄭州市行政區經五路
新華書店河南分店發行
地方國營鄭州印刷廠印刷
鄭州市天成路

書號(鄭) 312

一九五六年一月第一版——第一次印刷

開 本 787×1092 1/32

印 張 2 $\frac{1}{2}$

字 數 43,700 字

印 數 22,118 冊

定 價 2 角 2 分

河南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一號

目 錄

女管庫員的死·····	徐 慎（一）
兩張「告示」·····	喬典運（一七）
捉狼記·····	喬典運（三四）
不能麻痺·····	耿振印（五二）

女管庫員的死

徐 慎

是「圖財害命」嗎？

在縣公安局的辦公室裏，那位年輕的副局長正在全神貫注地考慮問題，忽然一陣急烈的電話鈴聲打斷了他的沉思。他離開凳子，以一種特有的敏捷的步伐，走到電話機旁，抓起耳機：

「喂！你是第二區委會嗎？嗯，是的，我就是。啊——！知道了。我們馬上就到現場去。」

要是換換外人，當听到了這種情況，一定會大驚失色，甚至嘴裏會不由地「哎喲」一聲；可是這位副局長却好像無動於衷似的。他輕輕地放下耳機，而且還照例地回了回鈴。接着他向隔壁房間裏喊了一聲「馬股長」，馬上便有一位中年人來到了他的身旁。

「什麼事？何副局長！」

「昨天晚上二區銀行營業所的庫款被盜了，而且還把我們的女管庫員宋丹霞同志用

繩勒死！」

「啊！好一个圖財害命的罪犯——」馬股長憤憤地說。

「圖財害命？」何副局長瞟了他一眼，「同志！作我們這樣的工作，任何時候都不要這麼早的下結論！」

馬股長的臉霎的紅了。相形之下，他又一次感到自己的冒失和副局長的老練。

當他們騎着自行車以飛快的速度來到二區銀行營業所的所在地——青沙鎮時，這裏的集市還沒有散。何副局長感到非常奇怪：咋回事呢？按說趕这个「露水集」的人早應該回家吃飯啦，可是現在已快十一點鐘了，人却還沒有散。

正在疑惑，只見一个幹部手拿廣播筒，对着这些人羣大聲喊叫起來：

「各位賣糧的老鄉注意啦！注意啦！按說我們應該馬上收購你們的糧食，可是由於我們計劃不週，資金發生了困難，不得不暫時停止收購。現在我們已派人進城調款去了，馬上就回來。請各位再忍耐一下，千万不要把糧食担走，千万不要把糧食担走。」

隨着廣播聲的消逝，人羣裏响起了各種各樣的反應：

「腰帶已經勒幾勒了，还叫再忍耐一時，真倒霉！餓着肚子來賣糧。」

「各有各的難處呀！千家萬戶的，咋能掌握恁美呢？一个算盤子撥錯就要出岔。唉！等就等吧！」

何副局長不滿意地望了一眼，並輕輕撞了一下馬股長的身子，說：「咋样，這能是

簡單的圖財害命嗎？這明明是敵人對我們糧食統購政策的惡毒破壞，想以此煽起羣衆的不滿，從而達到不讓國家掌握糧食的目的。」

馬股長信服地點了點頭。

离奇的「無頭案」

現場檢查過了，這不能不使何副局長和馬股長大失所望。

庫房是兩間堅固的房子：鐵窗、厚門、水泥牆。如果想翻窗、撥門、打洞洞，是完全不可能的。這說明罪犯是很難進來的。可是罪犯就偏偏的進來了，不但把庫款盜空，而且还把女管庫員害死。現在，女管庫員就在庫房的地下躺着，脖子裏還搭拉着一條繩；但是她渾身上下的衣服却整整齊齊，連頭髮都沒有亂。這說明她是在一種毫不提防的情況下，偶然被匪徒致死的，中間並沒有經過什麼掙扎、搏鬥。除此之外，庫房裏的一切都依然照舊。

何副局長他們原想在現場的檢查中獲得一些必要的線索，但是，這，這如何能滿足他們的要求？

「罪犯是如何進來的，又如何把女管庫員害死而後盜了庫款順利地逃走了呢？」一系列的問號湧上了何副局長的心頭。

最後，何副局長不得不把這個營業所的所有工作人員都找了來，叫他們努力回憶一下事情發生前後的情況，從而來彌補線索的不足。

但，仍然失望得很。這五位工作人員雖然是個別詢問的，但從他們嘴裏說出來的情況幾乎完全一樣：

事情發生的那一天，女管庫員看來非常高兴：衣服換成了新的，辮子上的綢結也特別變了花樣，臉紅紅的，嘴裏還不時的哼着歌子——在平常她这个人是不太愛唱歌的。晚上是照例不上班，人們誰也沒有注意到她——以為她是到庫房休息去了。庫房是保密的，除了管庫員外，任何人也不能進去。到第二天早上，同志們起床後，忽見大門開了，接着又發現庫房門也開着。大家都異口同声地埋怨宋丹霞同志不該粗枝大葉，怎麼早晨一起來就忘了鎖門？於是大夥就一同去替她先把門關上，可是剛一走到庫房口，哎呀！……

這，這又能提供什麼線索呢？

接着何副局長又問他們：「宋丹霞在平時都是接觸些什麼人？」

回答是這麼的乾脆：「除了所裏的同志們外，就是來自各方面的顧客。」

何副局長又問：「宋丹霞是否結婚或已經有了愛人？」

回答又是這樣的含糊：「不但沒結婚，而且連愛人也沒有。不過這也很難說，因為女孩子在初戀的時候，往往是愛保密的。」

這，這又能說明什麼問題呢？

何副局長煩惱地在屋裏來回踱着，腦子裏亂的嗡嗡叫。這的確是一個离奇的「無頭案」，因為直到現在，罪犯的影子還絲毫沒有在他思想上構成輪廓。

一支鋼筆

太陽已經偏西了，往城裏調的款子還沒有回來，外面售糧的羣眾等的實在有些不耐煩了。听吧！吵聲、嚷聲、吆喝聲，不斷地从窗戶眼裏傳來。

何副局長他們，本來正在為找不着主要的線索苦惱，而現在又听到外面那些嘈雜的聲音，更使他們心上添煩。

就在這時，窗戶外面忽然飄進來一個可怕的聲音：「走！不等啦！往大營鎮賣去。不能光吊死他門口呀！……」接着便是一陣亂七八糟的附和聲：「對！走啊——走！走！……」

何副局長「忽」地站了起來，他立刻感覺到這聲音是惡毒的；是一種煽動，是一種破壞！庫款的被盜很可能與這種聲音有着直接的關係。他後悔自己不該光重視了現場的檢查而忽視了外界的反应。他正預備跑出去，忽然一位老漢倉惶惶地闖了進來。他愣住了，忙叫馬股長先到外面。

「同志！同志！……」老漢激動的幾乎說不出來話，「我，……我檢舉坏蛋。」何副局長連忙把他讓到凳子上，給他倒了碗茶，點了枝烟，並叫他稍微停一停再說。可是老漢却好像沒有听见似的——只管往下談：

「那傢伙的兩眼也算瞎，想來拉攏我哩。哼，不識字你摸摸招牌，也看看我是幹啥的。我是生產社社員，俺莊誰不知道有个『老來紅』叫張大拴呀！看，我一扯就扯远啦！……剛才——有吃一袋烟的功夫啦。我往廁所去解手，廁所就我一个人。我束好腰正要走，忽然來了一个穿藍衣裳的幹部——毬，他那是幹部呀！他見我是个老头，總覺着好動員。就說：『大爺！你的糧食咋不担到北边不远的大營鎮去賣呢？那裏正在收着呢！』這不是瞪着兩眼說瞎話嗎？我來時还从那路過。根本沒有這回事。我就說：『誰說哩？』那人哧哧笑了兩声，帶着瞧不起我的样，說：『誰說哩？我說哩。我是那裏的幹部嘛，还能不知道。』『幹部？』我心裏想：听你这个話味也不像个幹部样，幹部还有自私自利來爭生意的。哼！攝攝尾巴就知道你屙啥屎：想把羣众誑到那裏，結果还是不成；羣众連累帶餓，心中一煩，担着糧食回家，再也不把糧食賣給國家。这明明是造謠破坏。當時我气得身子直哆嗦，上去便抓他的衣裳，誰防我慌哩慌張的沒抓穩，只抓住了他的衣裳口袋。那傢伙也机灵，見勢不好『嗖』的一声可掙跑啦！一出門，便不見了影。唉！……」老漢嘆了一口氣，好像怪自己無能似的。「人虽說跑了，可是他的衣服布袋却叫我撕了下來。瞧！」老漢又順手向懷裏一摸，「这桿筆就是从衣服布袋裏掉出來

的。」

何副局長迅速把那桿筆接了過來。仔細地看了又看。這是一桿普通的鋼筆：上面既沒刻名也沒題字，除了筆帽上有個火燎的疤痕外，毫無特徵。於是何副局長不得不更深一步地問：「老大爺！那个人到底長的啥样啊？譬如說是高個還是低個？是圓臉還是四方臉？」

「這，這我可說不上來了。反正個子不高也不低。……」本來叫一個人說另一个人的面貌就很難，何況他們的相會又是在那麼緊張的一剎那間。

何副局長向這位老人道了謝，送他走了。

這時，馬股長已經從外面回來。他說：「款子已經調來，羣眾情緒已經安定；只是……」。

「只是造謠破壞的罪犯已經逃得沒影沒蹤了。是吧？」

馬股長勉強地點了一下頭。

「這也沒有什麼奇怪。敵人本來就是這麼狡猾……」接着何副局長又向他敘述了剛才那位老人的檢舉經過。他說雖然那位老人並沒有提供出來什麼線索，但敵人在這些覺悟了的羣眾面前，要想逃出法網是很難很難的。

關 鍵 所 在

太陽已經快落下了地平線，家家戶戶的房脊上都冒出了炊烟。夜，眼看要降臨了。何副局長他們，雖然是在清靜的屋子裏坐着，但心情上却一點也不清靜。

咋办？眼看一天要过去了，一點線索也沒有，要說沒有線索也是瞎話，那位老人明明从罪犯的身上得到一支鋼筆，一支毫無特點的鋼筆——除了在筆帽上有個伤疤。难道从这支筆上就能找出關鍵的所在嗎？何副局長不相信地搖了搖頭。於是他便再一次地把这支筆掏了出來。当他失望的正要把这支筆放回原處時，忽然心想：我何不吸些水來——水，筆裏原來是有的，但在審視零件時被何副局長打了出來——試試这桿筆是好是坏？

於是何副局長把筆交給了馬股長，叫他到辦公室裏吸些水來。

辦公室裏，那个女會計正在記賬。她見馬股長來了，以為又是詢問什麼情況。忙放下筆，站了起來。

「你快坐下忙吧！我來吸點墨水。」馬股長把筆帽放在桌子上，將筆桿插進了墨水瓶。

女會計面對着这支筆帽，不由的「啊！」了一声。

「怎麼啦？」馬股長忙問。

「沒甚麼，沒甚麼！……」女會計的臉一下紅了。

「沒什麼——？」馬股長不相信地搖了搖頭。

「哎！我實說了吧！你可不要怪我疑心。這桿筆我看着好像宋丹霞的。因為她的筆帽在去年冬天曾掉在火爐裏燒了一下，上面有個疤。但你這上面也有……」

「她的筆是什麼牌子？」

「金聯的呀！可你這也是。多麼巧呀！」

「她的筆在嗎？」

「不，前兩天她給人家換了。」

「誰？」

「那誰能知道呀！」

「嗯。」馬股長點了一下頭，便走出了辦公室。

當馬股長向何副局長報告了剛才那場偶然的發現後，說：「從交換鋼筆的情況看，罪犯和女管庫員一定熟識。但他們又是什麼關係呢？」

「問題的關鍵就在這裏。」何副局長說。接着他作出了這樣的結論：「以我看，罪犯是通過了很多巧妙的手段，和女管庫員拉上了愛情關係。而且這種關係是在秘密的情況下進行的。不秘密還得了，那等於暴露了自己。後來罪犯就利用這種關係——這種特

殊而微妙的關係，混進了庫房，勒死了管庫員，盜走了庫款。而後又非常有計劃的協同他的同夥來到這個集鎮上造謠破壞。……」

「對！」馬股長手一砍，說：「那麼咱們應該怎麼辦呢？」

何副局長皺了皺眉，說：「首先咱應該把女管庫員的所有遺物檢查一下，看有沒有他与她的信件或者……」

蔚藍色的日記本

何副局長他們一來到女管庫員的臥室裏，心情上便有點失望：因為牆上的信囊是空空的。接着他們又反覆地找，把所有放東西的地方都找遍了，也沒有找見一封信。

奇怪！難道女管庫員就沒有和任何人建立通訊關係嗎？既然如此，為什麼她还特意在牆上掛着一個信囊呢？而且又是那麼精緻的一個信囊。

何副局長索性把床上的枕头一掀，枕头下露出了一个蔚藍色的日記本。他心裏不由一動：不用說這是女管庫員的私人日記了。既然她有記日記的習慣，那麼這件「終身大事」在這本子裏是絕不會遺漏的。他如獲至寶似的拿起了它，全神貫注地翻着，於是那些密密麻麻的小字便一行一行地從他眼前滑過：

……

說：

「好陰險的手段！」接着他又往下看：

三月十四日。今天是星期天。……吃过午飯，我便由家往所裏趕。走到半路上，天下起雨來了。多麼不湊巧，我既沒穿膠鞋又沒帶雨傘，想着可該挨淋了。忽然，後邊過來了一位二十六、七歲的青年，他見我受淋，便向我招呼道：「同志！來，快來趁傘。」我當時真少見多怪，覺着這人咋這樣冒失呢！我淋不淋与你啥相干！我站着沒動。可是他却走到了我的身邊，笑着說：「來吧！淋着病咋办！毛主席不是号召我們身体好嗎！」這時我心裏不由的一暖。接着他又說：「可能你是不好意思吧！哎，別封建。」哼，封建，你簡直把人看扁啦，對，我應不趁你的傘也要趁你的傘，看你还說我封建不封建，這時我非常大方的走到他的傘邊，於是我們就一路同行。路上，他說他是個記者，在本地作採訪工作。名叫曹宏。不知為啥，我馬上對他尊敬起來。他本來是往張莊去的，但為了送我，特又繞了一個五里地的彎。

當我站在青沙鎮的莊口上望着他的背影漸漸消逝的時候，心裏真有一種說不上來的感覺。……

三月十八日。……大前天寫給他的那一封道謝信，被貼着「查無此人」的紙條退回來了。是嘛！採訪工作的特點就是來回流動，沒固定地點。他到那裏去了，以後有沒有機會再見他一面，……

何副局長看到這裏不得不又停住了。他對馬股長說：「夥計！快把『張莊』那個地

名抹去了吧！已經翻了案。」他繼續地往下看：

三月二十八日。……終於又和他見面了。仍在由家回所的路上。看來他好像知道我每逢星期天一定要回家似的。

這次他詢問了我的工作情況以及年齡、個性、甚至婚否。我这个尙未和男性这样接觸過的女孩子，經這一問，心怎能不跳、臉怎能不紅呢？可是我却硬着头皮勇敢而真摯地全部告訴了他。臨別時，他說待工作有固定地點後，即寫信給我。

.....

四月二日。他來信了。他說他要在东苏莊工作一个時期，叫我去信由万兴診療所代轉，就可收到。.....

何副局長看到这裏，眼睛裏充滿了光輝，顯然有一種得意的神情鼓舞了他。他站起來燃着一支烟，拍拍馬股長的肩膀，微笑着說：

「伙計，現在你需要快點到东苏莊万兴診療所那裏，看一看他們的『生意』做得如何。我馬上就去。」

馬股長會心地笑了笑，又看了看放在那裏的日記本，好像他還想再看幾句：「局長，有情況我隨時彙報。」

何副局長點了點頭，目送着雄赳赳的馬股長走出了大門，好像在思索着什麼，而眼光又來到日記本上了。

……最令人尋味的是他的信中說，他還沒有結婚，願意和我……哎呀！我真不敢往下想，難道他真的愛上我了嗎？

整個上午，我的心情都在激動和興奮中。下午，我給他回了一信，信上我並沒明確表示態度。为啥这样，我也不知道！是女性的羞怯呢？還是女性的尊嚴？

……

四月十二日。……他來信問我：為什麼上次回信沒有向他明確的表示態度？這，這你永远也猜不着。對！只有到了「到了」的時候，這個謎呀，才能拆穿，……

五月二日。今天他送給我一件禮物——一個精緻的信囊。他要我把它掛在我的臥室裏，把他寫給我的信統統裝進去。他說这样作將有更濃厚的紀念意義。

那，我只有照辦。

何副局長憤怒的拍了一下桌子。自言自語地說：「信——咱往哪裏去找呀？庫款和信是同時被敵人盜跑的。」接着又說：「敵人不能說是不狡猾。瞧！早在一个月之前，就把銷毀罪証的圈套擺好了。」

人們都有這樣一種感情：就是對死者的最後一篇東西非常器重。何副局長也不例外，他把這位不幸的女孩子的最後一頁日記，整整看上了三遍：

六月七日。今晚要和他約會了。我的心情興奮而緊張。雖然我竭力的壓抑着，但總不免要從口角眉梢流露出來。怪不得同志們問我今天為什麼這樣高興？……

蠟在樹上叫着，擾得我的午覺怎麼也睡不着。怎麼能會睡着呢？思想上老是在考慮着他來時